樂經或問

樂經或問卷之二

婺源汪　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飈園
同邑戴　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樂理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

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其極一　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故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

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樂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

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

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於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配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則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

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

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

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

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誦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控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

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

之言是也賓牟賈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
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
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
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
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
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
可謂盛矣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

記文終

先君子嘯嶺先生曰禮也者履也樂也者樂也天地非樂則不生非履則無節此篇大意言禮樂之原于天地本乎心性發于聲音動息該乎動植飛潛聖人以是爲教而君子以是爲學也葢性命本無不善而情欲之發鮮有不偏故先王制爲禮樂以盡性命之道而爲過不及之防此道之所以萬世無弊也學者玩此而有理會焉則養心治躬之道有不待外求而得者而王者化民

成俗一德同風之治亦無不由是而推實與學庸二書相爲表裏讀者勿以古樂既不復興遂以爲非今日之急務而忽之也以下汪紱章句

音由心生心以物動物動而聲應物之動無方則聲之應亦生變矣方曲也長言而有序曲折而抑揚也比合也樂之謂諧聲也諧以金石動以干戚羽旄則樂之名立矣噍悽啾也殺偯末也嘽開大也緩紓徐也廉稜角也樂生于音而音本人心之感于物故感者不同而其聲異焉符于影響所謂聲應物而生變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政法制禁令也禮樂者教之本而

政刑者治之輔也凡人之性寂然至中無所偏倚哀樂
喜怒敬愛之事未形而理已寓哀樂喜怒敬愛之道備
具而機未萌惟人之心至虛至靈統性情以爲體用中
無不具所以感而遂通感之所發無不當乎自然之則
而合乎人心之同此性情之德也然物之感人者有邪
正之殊而人心又不能無通蔽之異則其相感之際固
不能無過不及之偏是失其情之正而中之體亦以淆
矣惟君子能有以節其情而不失其性之德則物之感
不足以搖而至于凡民則鮮有不失其正是感之不可
不愼也先王不能使人心之不感于物則不得不愼其

所以感之而養斯民之心此禮樂政刑之所由立也道其志使知所向也和其聲使不感于邪也禮樂政刑皆聖人修道之教所以範圍人心使之由達道而全其心性之本故曰其極一也自始至出治道也爲第一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于物而先王制樂則所以慎所感而同人心也

政謂凡國之事也政得故世治政失則世亂而國亡矣和者政之合乎人情也乖者政之咈乎人情也民困則咈民之至矣聲音若民俗歌謠之詩及下章所云皆是也蓋禮樂爲教民之本而出身加民者或失其道焉則又無以爲禮樂之本故聖人審音以察治忽以啓自省

之端而立無過之地也凡音者生人心至與政通矣爲第二章

上章言先王作樂以同人心而此章復言人心之哀樂由于政治之得失所以推本于爲上者之身而以爲禮樂教化之原也以下三章皆發明此章之意

宮爲五聲之主故象君商主義而輔宮故象臣角爲木而主生故象民徵爲火而主禮所以治事也羽爲水而主智所以辨物也亂者失其序而姦于律也怗懘不和也政治得而五聲不亂五聲無怗懘則政之和可見矣

此一節爲第三章言治世之音也

荒陂褻哀危音之怗懘也驕懷怨勤讀政之乖失也陵

犯也如此宮而犯于他宮此律而淫于彼律也慢怠忽也桑間衛詩濮上紂之遺樂事見史記政散故民流政散則民誣上民流則蕩于欲○政治之得失由于君五聲之和慢由于宮君正則臣民事物皆得其理而無不正矣宮正則商角徵羽皆得其序而無不和矣君失其道則臣民事物皆隨以壞而五聲失序有雖欲强正之而不可得者此天人感應自然之理也故作樂本于君身而聽樂以察治亦所以自修其身而非徒求之樂也

自宮亂至不可止也爲第四章言亂世亡國之音也

倫類也倫理謂事物之理也或曰人倫物理亦通知樂

謂能察樂之理而通之政治也審樂以知政則能自考其得失而修政矣故治道備也幾深也應氏曰辨析精微之至也禮樂本非有二事物得其序則得其和失其序則乖而不和矣苟不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一身之內且有失其倫理者而又何足以與于樂故知樂而通于政者必其能幾于禮而體之身者也知樂則樂得矣幾于禮則禮得矣此所以出身加民而爲禮樂教化之原也德行道而有得于心之名也極音致味謂求其音味之至美以遂欲也清廟周頌祭文王之詩疏通也越瑟底孔也朱弦則聲平疏越則聲緩一倡三歎朱子

曰一人倡而三人和也遺者有餘不盡之意周子曰淡則歌心平和則躁心釋故樂不欲致音而主于淡和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淡口腹耳目之欲又所以養心治躬而爲成德之本也禮樂皆然記者舉二端以見例先王之制禮樂亦惟本其所自治者而推之以治人人之所以失其正者好惡之欲爲之累也禮樂以節欲則好惡平而人道之正得矣自凡音者至人道之正也爲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言樂通于政而知樂者惟君子知樂則知政之本于吾身而所以檢身者不敢有幾微之踰禮而縱欲使德成于己而後制作以被于民夫有德

則臣民旣有觀感而事物理矣又必求所得者而制爲禮樂以教民故其禮樂皆淡且和有以平好惡而全人道也

感物而動情也情之流卽欲也物至物交于我也知知我之知有以知物也反躬反于身而檢其失也人化物化于物也欲動情勝則悖逆詐僞之心生而淫佚作亂之事行以至于大亂此承上章言好惡不平而人道失正有如是也人爲之節因人情而節其欲也射大射燕射鄉射也鄉鄉飲酒也饋食曰食獻酒曰饗衰麻以下四者皆禮樂之目而爲治之具也四達而不悖所謂徵

諸庶民也此承上文而言禮樂之所以平好惡反人道也同者情之無不親也異者分之各有別也同異猶中庸之所謂經綸也情同則愛密分別則敬生流者和而無節離者嚴而不泰有樂以合情禮以飾貌則無二者之失矣禮義立所以庸禮也樂文同所以惇典也好惡著能知人也禁暴舉賢討罪命德也仁即樂之本而義者禮之實也無仁義則禮樂皆具文矣禮樂同原而並行故相資以爲周此承上文而言禮樂之效好惡平而人道正也和順由于心威儀見乎外澄徹故靜成章則文孝友中和性所自具而非難也事親敬長事在家庭

而非繁也蕢桴土鼓上古之樂掃地而祭圜丘之禮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此皆易簡之謂也各得其所則不怨各安其分則不爭此政治之至也樂達者合天下而成太和之象也敬四海之內無所不敬也敬者德之基也敬身敬家以敬四海則父子親長幼序而太和可至矣所謂居敬而行簡者以一人而建天下之極者也禮行者合四海而歸極于一人也樂雖由中而發揚于外禮雖外作而敬則由中然樂先而禮後者樂本生意之自然而禮則生理中之秩然者也禮樂皆本于君身然此于樂主其效而言禮歸天子者上

言樂由中出故以外達爲至禮自外作故以內敬爲本交互言之皆以見內外相需之義也此一節言禮樂之極動而歸本天子以終上章之意（自人生而靜至則禮行矣爲第六章）

此言禮樂之成同和同節建諸天地而不悖也和之至則百物不失矣節之至則祀天配地矣此猶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者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質諸鬼神而無疑也鬼歸也神伸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禮樂者聖人之教化也敬者禮之本愛者樂之實也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禮樂之化宏矣情實也愛敬之實綱常之體歷百王而不可變者

也損益因乎時故事與時並猶易云與時偕行也立名又因乎事故名與功偕若庠序校大夏大濩大武之類是也蓋禮樂之道時中而已因時制宜故因沿而不爲襲損益而不爲創以施于民而民安之以合天地而天地合焉效法之隆與天地一是聖人之能事也綴舞列也兆舞位之界也知禮樂之情者體其實而有諸身也識禮樂之文者察其文而知其理也自大樂至述作之謂也爲第七章

此言效法所本天地和而百物化天地序而羣物別禮樂之和序效天法地而已作始也制成也氣之發揚本乎天而樂以宣之形之散著成于地而禮以檢之所以

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天地之宜也失禮則物過制而亂矣不和則氣過作而暴矣故苟非序和合德有以眞知默契乎天地之化育者則不足以與于制作之原也論庸言猶周禮所謂樂語也倫庸行猶周禮所謂樂德也無患猶言無闕也情實也官主也葢天地者禮樂之大原而情質者其體之所存官制者其用之所主是皆禮樂之本而原之又有其序焉皆非庸衆之所能與若夫聲音器數之末則禮樂之迹而衆之所能其知者王者默契天地之序和身具禮樂之體用其制作之原固已裕乎治功之前而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制作之文

必定乎功成治定之後治功者德之所成而禮樂者又功德之所著王者功大而治辨故禮具而樂備也周禮六小舞干舞其一焉祭祀之禮七獻朕三五獻爓一獻孰是干戚之舞非備樂而孰亨之祀非備禮也所以然者禮樂貴情質之本而不徒在乎耳目之觀口腹之味禮樂之情質百世無弊故明王以相沿禮樂之文不能久而無弊故帝王不相沿襲若徒沿襲其文而無其情質則不能免乎樂極而憂禮粗而偏之病矣然苟非大聖則德有不其既無以探禮樂之本而失其所當因而文之所當損益者亦無復能有以斟酌而盡善焉故敦

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之必唯大聖也以德業之全言之則曰大聖以治功之著言之則曰王者內聖外王其實一也自樂者至其惟大聖乎爲第八章

上章言成功之合乎天地而情無不得然情同而文則以時異此章言效法之本乎天地而文亦以著然文粗而情則極其精故因革損益之道則必歸于聖人葢非聖人不能法天地非聖人不能合天地惟其能合天所以能法天也理之所以同時之所以異一本萬殊皆莫非天而已矣

物之秩然而各正者天地自然之禮也氣之靄然而合

化者天地自然之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造化之仁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造化之義仁非有樂之文而靄然者樂之氣象也故仁近于樂義非有禮之迹而釐然者禮之體段也故義近于禮聖人因天地之仁而作樂以宣之因天地之義而制禮以範之是效法之所本也敦加厚也人物得天地之和而樂以加厚之所以循流行之氣而順天德之生事物各有其性命之宜而禮以辨別之所以守斂藏之分而順地道之成樂以應天禮以配地故樂明而物遂其生禮備而物安其分而天地亦以宜焉此成功之所至也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則禮未嘗不本于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則樂未嘗不本于地然樂從天而禮從地者資始本于天德之倡而利貞則地之成能也聖人效法天地以制作禮樂而禮樂之成則能使天地官者天地能示人以道而不能使人之盡道故脩道之教必藉乎聖人聖人之制作明備則天地之氣化亦若就聖人之範圍而無復有遺恨此所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記者非聖賢之徒亦烏能見及于此哉天高地下一節為第九章

此章以中言上二章之義下四章又詳言之

卑高如山澤之類動陽靜陰有常不失其道也陽大陰

小小大大事小事也猶易所云小利貞小事吉之類方猶區也同類則聚異羣則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不同故類族必別也夫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地有自然之別而君臣貴賤小大性命之殊則隱然可于天地觀法焉是故成象成形莫非至教而禮卽天地之別矣非聖人之意爲創者道外無教也天尊地卑一節爲第十章

齊升也陰陽以氣相摩天繞地而左旋天地以形相蕩鼓之動其機也奮之作其氣也百化猶言百物化者變動不息之意天地絪緼萬物化醕和之至也地氣上齊一節爲第十一章

天地之化失其時則無以生物天之道然也人之男女失其別則亂作人之道然也禮樂本天地之序和無序而不和則大亂之道此理之自然者故曰天地之情也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和而序亦以失人倫之道失則無序而乖戾興故禮樂二者不惟相需而實相合總結上二章之意化不時一節爲第十二章

協和萬物鼓舞百化極乎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蟠乎地也一進一反行乎陰陽也郊而神假廟而鬼享通乎鬼神也極乎天蟠乎地則窮高極遠矣行陰陽而通鬼神則深厚矣太始者天之道也天能資始萬物而樂

以宣贊其和則流行以無不遂成物者地之道也地能順成萬物而禮以裁輔其節則性命以無不正是太始以樂而著而成物因禮而官也流行者遂則氣化通而不息性命各正則安其分而不動夫不息者天也而樂則顯其不息是樂亦天而已不動者地也而禮則顯其不動是禮亦地而已同和同節蓋不足以言之也然樂主于動而未始不藏于靜禮主乎靜而未始不顯于動故用樂則必有禮而行禮未始無樂樂之用未嘗無節而禮之本則無不和蓋陰陽無始循環無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對峙者即流行之體流

行者則對峙之機陰陽本無二氣禮樂亦非二道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猶易繫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禮樂之至與天地一故聖人著其教而示天下也蔡氏曰禮樂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樂樂之節即禮善觀者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欽按上數章皆以序和禮樂對言記者恐人之遂以禮樂爲二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結前四章之意及夫一節爲第十三章

自人生而靜至此言先王制禮樂以平好惡而反人道及樂達禮行則成功合乎天地然成功之所合即

效法之所本又反復推論以贊其妙至于與天地一
則形容禮樂之道爲極其至而無以復加矣自此以
下復推言禮樂教民之事及君子自修之道焉

南風之詩見孔子家語始制樂以賞諸侯言以樂賞諸
侯自夔始也大章未詳何代之樂疏以爲亦堯樂名章
明也咸池堯樂疏以爲黃帝樂恐非是咸皆也池施也
備具也韶舜樂夏禹樂殷樂濩也周樂武也盡謂盡美
也或曰周制備用六代之樂以教國子則樂教之隆至
周而無以復加也昔者至殷周之樂盡矣爲第十四章

此章歷舉帝王之樂以起下三章禮樂治民之事皆

所以申明首章先王慎所以感之之意

寒暑不時則人感不正之氣而生疾教不時則人感邪辟之化而興慝風雨不節則旱乾水溢而五穀不成事不節則莫誰適從而萬事叢脞蓋道無定體隨時而在帝王之禮樂所以不同者時而已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律之還宮雅頌之異用皆以時教也天地之道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先王制作敷教以合時節事以盡物是法天地之道而施之以治民也然民不從令而從好本諸身者有不善焉又無以爲民法身善則政治無不善然後教時事節而民之行皆無不象君之德矣斯制作

之本也天地之道一節為第十五章

豢養也綴止也備酒禍亦先王節事之一端也樂象德禮綴淫教也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則事無不節矣移風易俗之下應氏本漢志有易字今當從之樂所以樂而本于德故可以善民心本乎人情故感人深而風移俗易也豢豕為酒一節為第十六章

血氣心知知覺運動之性也無常故隨感而發也應感起物而動應其感起于物者而動也心術心之德也形發見也感之以善而善心生感之以邪而惡心生此感應自然之理也志當作急噍悽愀也殺衰末也嘽開大

也慢易紓緩而和平也繁文簡節詞多而節簡也猛起起之暴也奮末終之怒也廣賁音大而憤也廉稜角也寬裕不迫切也肉璧之地好璧之孔肉好音圓滿而溫潤也狄與逖同狄成聲淫液而繁節故其成甚長也成樂一終也滌洗物亦淫液之意濫一字而濫及數聲也音感于上而民之心術變于下此樂之感人深也情即喜怒哀樂之情而性其未發之中也度數若律呂長短之度上下損益之數而制器亦因之以定也禮者上下尊卑之等殺而義者禮之實因時之宜也情性者樂之大本然失其節焉則流蕩忘反而失乎中和之本度數

即生氣之節次十二律之長短而上下損益之相生皆和氣之自然而人不得以私意增損于其間者其在人則天人之交而天命之性也先王稽之度數則合乎生氣之和而情之本有由立禮義即性情之裁制事物之宜有序有文皆天理之當然而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即率性之道而中節之和也先王制之禮義則率五常之行而性之用有以中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人之氣實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即所謂生氣也陽過則散陰過則鬱剛過則怒柔過則懾其在樂則音之所以偏而在人則情之所

以感惟稽之度數以爲之則則律呂相維而陰陽無偏勝之患還相爲宫而剛柔有相濟之道此所謂生氣之和也和暢之氣交于中則不偏不倚夫是以發于外者皆中其節五聲成文而安其位律呂有常而不姦奪而禮義之制亦存乎其中矣中者樂之未發也而和氣已寓于度數外者聲之所著也而禮義則具于聲音此先王作樂之道而用以感人之本也立之學若后夔以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是也等即學之次第而進學之方也節奏者歌之節文采者詩之章也謂制爲雅頌之辭歌頌之法以爲學者所肄業也葢自人而言則有

志而後有詩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自樂而言則有氣而後有聲有聲而後以詩被之也夫本生氣之和以爲聲既有以養人中正之性而雅頌之文又皆衷于禮義而足以教人之德故使學者朝夕涵濡于斯焉則有以閑其非僻之于而成其性情之德是所謂以纙德厚也律以法齊之也比以序聯之也大小之稱稱事物而用樂如郊社朝廟羣祀燕饗之用樂各有隆殺天子諸侯大夫庶士之用樂各有差等是也終始之序序先後以用樂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次第是也行之于身謂之行措諸事業謂之事象事行卽象德也德有大小事有

先後德大者用大樂以象之德小者用小樂以象之節所謂稱也作樂至是而盡制度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是以人倫之道樂無不備足以感人善心而蕩滌其邪穢而移風易俗所不難矣觀觀法也言爲人所觀法也樂觀其深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之也自大民有血氣至樂

觀其深矣爲第十七章

微力竭也煩擾也世亂失政也廣猶大也狹小也陳雲莊曰言慝禮淫樂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也或曰淫樂之音有時廣大則其內容姦音狹小則至于思欲疑陳說爲是慼或作感今不敢從感條暢

之氣滅平和之德謂淫樂能感動人條暢之氣而滅其平和之德蕩樂主乎盈盈而不反則放故條暢之氣過則平和之德滅正所謂狄成滌蕩之音作而民淫亂也淫惡之感人如此而君子之用樂可不慎與孔子告顏淵爲邦之道而曰放鄭聲鄭聲淫誠賤之也土敞一節爲第十八章

逆氣若寒暑風雨不時不節之類洪範所謂咎徵也成象則妖孽之類見矣淫樂則律呂八音百度皆失又不止于聲之姦也順氣休徵也成象靈祥也天地之氣卽人之氣人氣有順逆而天地應之天地之氣有順逆則

象著于人焉淫樂正樂亦正氣之成象焉者耳是故此倡彼和如枹之與嚮而善惡各以類從自然之理故后夔搏拊琴瑟而神假人諧鳳儀獸舞感應之道良不誣也反情者情不制則流而忘反而志以乖制其情所以和其志也比依也類善也反情和志敬以直內也比類成行義以方外也不留不設不接皆比類之自去不善所以比善也順正本也文正聲順氣而言也君子者制作之本然則去淫樂以興和樂當必自君子之身始是以君子之自脩也凡夫姦聲淫樂逆氣皆必絕之而不留不接不設焉則一身之所備者莫非正聲順氣行無

不修而足以爲和樂之所由出也聲言也音歌曲也至德則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之充積于中者光則充實光輝發見而不可掩者也舊謂以聲容發之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卽順氣之應于正聲者動以正聲動之也著萬理萬物之應乎和樂正聲著而明之則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矣象則上文所謂成象淸明者樂之氣象廣大者樂之體段終始自始作而以成音之序也周還舞之容也蓋順氣之成象于樂者如此五色中黃以配宮西白以配商東青以配角南朱以配徵北黑以配羽而舞者所持亦有五色成文而不亂淸濁高下有序而舞

有常列也八風西方閶闔風其音金西北不周風其音石北方廣莫風其音革東北條風其音匏東方明庶風其音竹東南清明風其音木南方景風其音絲西南涼風其音土也從律而不姦八音各合十二律每宮用五律而不用其七出乎本宮溢于半律皆謂之姦守乎本宮而無溢律則不姦矣又舞以宣八風舞者應聲爲節亦從律也百度樂器之度舞綴之兆廣之而度量權衡皆是也得數而有常合乎律呂之長短而無參差不齊之敝各守其常而不易也三者和樂之經也小大無相成八音有大小歌聲有高下而彼此相濟前後相輔而

無失大失小之偏所謂翕如純如皦如者也終始相生
繹如貫珠而無絕續之病所謂繹如者也此倡彼和或
清或濁各有條理而合以相和即所謂迭相爲經者此
和樂之綸也樂無不和如此故推而行之則萬物之理
無不清明耳之所接者皆正聲而姦聲無自以壅其聰
目之所接者皆正色而亂色無自以蔽其明身之所動
者皆順氣而血氣和平故足以移風易俗而天下皆甯
也本其所自修者以感人此和樂之成也以道制欲反
情和志比類成行樂而不亂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也以
欲忘道悉情狥物也惑當作感惑而不樂情過則生悲

也反情和志又比類成行之本廣樂成教者自修之推

方向道也作樂以化民故由樂可以觀德末二節總結

上文之意自姦聲感人至可以觀德矣爲第十九章

此章因上二章言音足以感人而遂詳君子之所以

自修以爲興樂之本亦首章慎所以感之之意也自

此以下七章又反復推言此章之意

德者人所得于天之理即性之所具也謂之端者性不

可見而德則著于事行也樂則又德之發越光輝而不

可掩者矣心之所之曰志而聲容皆心之所形詩歌舞

三者又志聲容之所動于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合詩歌

舞三者而從以樂器則謂之樂是故樂發于外而其本在心其實在德情者心之所感氣者感之所應樂本于心故情深者其文明氣盛者其化神化神謂感人之速也和順積中德也英華發外樂也樂之實在德德積于心充實深粹而情和氣順則發于外者亦無不似之苟中無實德則發于外者亦姦聲淫樂而已夫豈可以僞爲者哉故觀樂可以知德德者性之端一節爲第二十章所以申明上章可以觀德之義

樂者聲容器數之總名其本則由于心心動于中而後樂發于外樂無象而聲容則其象至于文釆節奏則以

飾此聲容耳動其心言本其心之所得者以作樂也樂其象謂歌舞以宣其聲也治其飾亦因其本其象而飾之故飾之所著皆本之所形也先鼓以警戒作樂之始先擊鼓以警人心而戒其逸志亦正所以動其本也三步以見方蓋舞者之始三舉其足以示其舞法審慎之意也再始以著往再擊鼓以始之而著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蓋將反綴之時八音合作以飭其歸位亂樂之卒章也蓋古者必合樂而後終非獨鄉飲酒之禮然也此舉舞以著治飾之事也拔過疾也舞者于迅疾之時則有雅以飾之蓋樂飾于外而本于心心有至德斯發

之者不暴而節奏之際從容如此所謂奮疾而不拔也德藏于心而發于象象有其飾則內之德以彰而文采之華至明顯焉所謂極幽而不隱也本心得以樂之是獨樂其志耳樂之則不厭其道矣然德著于樂是樂已備舉其道也著于樂而爲衆所觀法則不私其欲矣得于心曰德著于樂曰道其實一也動其心而發于象情之見也德亦著焉而義立矣治其飾而成其教樂之終也化以神焉而德尊矣樂之聲容莫非至德之光其盛如此故君子聽之則益以感于善而小人聽之亦足以改其過樂之于人不誠大哉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亦古

語而記者引之也〇陳雲莊曰此特樂舞之理耳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其誤久矣（樂者心之動一節爲第二十一章）

報猶反也樂由中而達外故曰施禮制曰外以養中故曰報樂其所自生如樂得其道樂得其欲施之事也反其所自始如禮尙往來飲有獻酢報之文也施故內之德無不章報故人之情無不報蓋報情反始凡禮皆然不獨祭享郊禘也所謂大輅以下八句石梁王氏以爲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樂也者施也至蜡諸侯也爲第二十二章）

情之感通爲樂理之節文爲禮情著于樂則不可變理制爲禮則不可易情則相通其心同也故樂統同物各有理其分殊也故禮辨異管攝束也以統同者養心則情有所循而不爭以辨異者應事則節有所節而不流是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樂也者一節爲第二十三章

情實也本者人心寂然不動之本體而變者應感之情也誠者人生所得于天之實理而僞者後起之私也樂由情作而統同故以樂養人之心則可以使人盡其心而通于變是窮本知變者爲樂之實用也禮因理制而辨異故以禮節人之行則可以使人去私欲而存其誠

是著誠去僞者爲禮之常體也朱子曰偩依象也紱按偩天地之情即前章所云效法之事也凝聚也精道粗器也如下章德業行事是也道以主器器以載道而不相離所謂凝也領謂統之也此備言禮樂之道所謂著萬物之理者也大人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舉制作也昭大明也猶所謂天地官也天地以體言陰陽以氣言訢與欣同煦以氣煖之也嫗以形煖之也覆以形覆之也育以氣成之也區與句同物屈而生也角無鰓曰觡昭蘇言蟄蟲之發而復出若昭明而復生也鬻與育同殰胎敗也殈卵裂也天地位萬物育正所謂天地爲昭也惟

禮樂中和之至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故曰樂之道歸焉而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所不待言矣自窮本知變至樂之道歸焉耳爲第二十四章

樂師弦歌位在西階上之東北面宗祝相尸者商祝相喪禮者禮樂凝精粗之體道器本無二端然待夫人之自得焉所得有精粗之殊斯所成有德藝之異致禮樂以治身心則有以成其德行苟習于聲容器數之末而遺其理焉是不過一藝一事之成而已雖經傳皆然不獨禮樂也先王因人之所得有不同而別其上下先後焉所以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人才成風俗正而天

下咸範圍乎天子之制也上章言禮樂之化極其盛矣此復以精粗分別言之葢記者恐人之得粗遺精而又謂器數聲容遂足以化天下則其失有非淺鮮者故特繹而言之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樂者一節爲第二十五章

旅衆以整也又舊說以爲鼓也亂樂之卒章武謂金鐃也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相拊也治亂以相葢合樂時以拊節之使亂而不雜即所謂會守拊鼓者也訊疾歌舞奮疾之時雅亦樂器以節行步詳見八音考中于是語于是道古謂于樂終而論樂之倫理因古樂而道古人之德與其行事也以古樂養心則身修以古樂化民

則均平天下發猶作也感也俯無容儀也溺而不止淫液而遂成也優俳也侏儒短人皆人君所嬖狎者也優猿屬言優侏儒之狀如之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蓋樂以彰德古之德美而音莊以淡其說心在德新樂無德而音治以媚其說耳在音故所好在音則不好古樂而好新樂也大當氣化之均平也民有養而後興教父子君臣紀綱因民固有未漓之德而品節之也綱法制之大者紀以附綱而分目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敬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禮達分定政和而後興樂

音者德之所發故曰德音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樂而
後禮天道之運百化生成之序也禮定而後樂興制作
之事盡人達天之法也詩大雅皇矣之篇朱子曰莫莫
然淸靜也克明能別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徧服也俾詩作比
上下相親也俾及也子夏引詩以明德音之說如此溺
深入而不反之意自此而濫于彼曰濫淫旁及而無節
之意安此而忘其他曰燕趨數狂暴而無常也煩者志
亂而心不爲之主也敖辟驕肆而務外也喬外夸而中
無其實也詩以言志志動而音應之淫溺煩喬志之失

其中也好濫燕女趨數敖辟音之不出于正也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祭祀不用而遂言祭祀之所用又以見古樂之能成德也謹其所好惡以爲民表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君敬以和則民亦無不敬和矣控卽柷也楬卽敔也六者之音質樸故曰德音亦因文侯之所好而矯之也以其爲德音故祭先王之廟也宗廟之禮君與夫人交獻尸及饋食則酳尸尸乃酢主人主婦賓長獻尸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奠酬不舉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長而旅酬宗祝有司百執事皆序事以辨賢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各序爵于

西階以辨貴賤各得其宜猶書所謂羣后德讓也宗廟之中無不敬和則可以昭示後世矣自鄭音至此所以抑文侯之所好而進之以古樂之正也鏗聲之弘也立者心之感而有其象也號號令横盛填實之意磬清越而詘然也廉稜角也濫汎廣也畜聚養民而聚衆也讙譁也因上文論樂而及于音夫聽音則已淺矣然且必有合于心焉則夫音非徒好而好溺音以悅耳者宜知省矣自魏文侯至有所合之也爲二十六章

德者性之端三章言樂以章德所謂韶至德之光者樂之本也情之不可變三章言樂以成化所謂移風

易俗天下能齊者樂之效也此一章言新樂古樂之不同音之感人各異而歸好惡之本于人君又以見君子當反情和志比類成行而以德爲作樂化民之本旨以終第十九章之義也

賓牟姓賈名凡舞皆先擊鼓以備戒而武則備戒已久病不得衆言武王伐紂恐未得士衆之心故備戒已久而後伐商今舞之備戒已久正所以象此也今按武王即位十三年而後伐商詩曰於爍王師遵養時晦則武王之伐商其待久而後動可見矣所謂病不得衆者非眞人心之猶有未服但武王兢兢之心則惟恐人心未

必未盡服天命未必在我紂苟稍有悛心則天命人心之去商者未必不可復挽而武王亦終守臣節矣惟其罔有悛心罪惡貫盈以至人心懽就周室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焉然後武王乃行征誅之事其樂之備戒已久者不亦宜哉然其所謂備戒者要亦慎重之意耳而非先有伐商之志也凡歌皆咏歎而武則淫液謂聲之長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孔子問也恐不逮事賈言武王恐諸侯之後至者不逮戰事故長詠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𦏁猶疾也凡舞皆有奮疾而武則已蚤及時事賈言伐紂之時不可失故已蚤者及時而舉事也發

揚蹈厲今按當在再成滅商時再成而遂奮疾所謂已
蚤也坐跪也致右右膝至地也憲軒同憲左左足軒仰
也非武坐貫言武舞不當坐其坐非武樂之本然也武
坐致右憲左今按當在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商
商聲殺伐之聲也聲淫及商蓋當時歌武者聲之淫液
多及于商也周禮凡樂圜鐘爲宮云云三節皆不言商
佩玉左右亦不言商則商聲古人蓋罕用之今曰淫及
商則又非本聲用商而聲之餘韻流及于商矣非武音
言非武音之舊也荒如所云宮亂則荒也聲淫及商是
有嗜殺之志而君道荒矣萇弘周大夫孔子嘗從而訪

樂爲是也然其說也既應之又然之蓋深與之也遲待也遲而又久言備戒既久矣而立于初綴者又久而不進也總持也山立不動貌立于初綴時持干而不動所以象武王之從容而不迫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蓋伐商之志決于太公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然則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益可證矣亂樂之將終也武亂皆坐蓋周召以文止武也總干二句所以答遲久之問發揚四句所以正賈論之失也北出面北而出立于初綴也再成進第二綴以象滅商發揚蹈厲正在此時三成至北反而南向四成復至第二位以

象疆理南國五成而舞者分列左右以象周公左召公右蓋分陝之事坐而致右憲左正在此時六成復于初綴天下之歸周而崇天子也武王爲天子不當在疆理南國之後復綴亦非必象歸鎬所謂崇天子者蓋至是而功成治定天下翕然惟一人之聲靈是畏耳非象歸鎬而爲天子已也夾振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也駟四同駟伐舞者以戚四次擊伐也分部分也分夾而進振鐸者夾舞者之部分以進也事蚤濟言功之速成所謂會朝清明也此申言再成伐商時事待諸侯之至則申言始而北出時事亦正答遲而又久之問也舊說反讀

爲及言牧野克殷之後卽至商都也其曰未及下車而封下車而封云者先後之辭非必實然也行商容而復其位蓋使人行訪商容而復其官也弛政寬紂之虐政也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建鍵同櫜韜也左左學右右學今按周之太學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左學當是大學右學當是小學又周禮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射以貍首爲節與此不合蓋此乃武王初有天下時事而周禮則後此周公所制故不必盡同也軍射尙貫革至此而以禮射不尙貫革也冕服有五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鷩冕以下皆曰裨冕

搢插也說與脫同祀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也諸侯述職春曰朝秋曰覲藉田所以祭祀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皆躬耕而庶人助以終畝三老五更蓋齒之有德可爲帝師者而特異其名也禮射說飲宗父朝覲耕耤養老皆周召以文止武之治也四達言行于四方也禮樂交通言樂備禮隆而相爲經緯也自牧野之語至此以武王之事證大武之樂也四達交通周治之盛遲而又久周德之至德有不至則其治不隆惟其遵養時晦于始待命諸侯于繼是可見棄殷而宗周者本天下諸侯之志而非武王之私是以發揚蹈厲會朝清明而天下諸侯

已無不奉令向風畢崇天子是故觀周治之盛而可以知武樂遲久之宜也此章論武樂最爲詳悉古樂失傳大武之詩已逸其半而所存者音節亦無可考則武樂之略可考者獨賴此篇之存耳然學者誠好古焉則于此章深玩索之覺及今論說之下猶有儼然如親覩其制度聲容之盛者而武王當日之德及其事行亦于此而可想見焉矣有志于禮樂者其可忽以爲粗迹也乎

自賓牟賈侍坐至不亦宜乎爲第二十七節

此章備論武樂蓋以申十四章殷周之樂盡矣之義而上章所謂可以道古者亦于此可見又以終前襄

畧不時以下十三章之意也

斯須暫時也樂由中出可以養人之性情故治心致推而至之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無故不徹琴瑟所謂致樂也子諒朱子讀爲慈良油然生貌生自然而生也樂之養人涵育薰陶消融蕩滌易直慈良之生蓋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曰油然生也樂則心與之融安則身與之一久謂久而不息也天者具于身而中和之體備也神者應萬事而時措之用宜也不言而信感于德也不怒而威服其神也致樂治心之效如此此所謂反情和志而窮本知變者

然學者亦惟致樂治心而已而天神之效則積久而驗其自至焉者也禮自外作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治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所謂致禮也莊見于外者也敬主乎中者也外整齊而內無適所謂莊敬也嚴縝密也威可畏也致禮治躬之效如此此所謂比類成行而著誠去僞者也鄙粗陋也不和樂則心鄙詐矣不莊敬則易慢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樂由性情故動于內而和禮因物理故動于外而順致樂治心則內和致禮治躬則外順內和見于顏色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弗與爭矣外順動于容貌嚴威則民不敢易慢矣豈弟慈祥睟然見面所謂德輝也聽從也承聽者從其德也動容周旋中禮理發諸外也承順者順其行也德成于君子之身而觀感之效如此然則治天下之道又安能外于禮樂哉此章言禮樂以治身心之效而因以推及于天下葢欲人之反情比類者無間于斯須之頃也然禮而不和不可謂禮樂而不節不可謂樂禮樂其致一也不和之禮則靨禮耳不節之樂則淫樂矣又豈足以治人之身心也哉君子曰三節至天下無難矣爲第二十八章

此章又反諸身而言之即所謂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者又亦首章道志和聲之效也然首章言樂以和聲而此則以治心首章言禮以道志而此則以治躬者蓋聲和則可以養心而治躬必由于志有定向也下四章又因此章而推言禮樂之體用與其效驗以見先王制作之妙要皆以同民心而治道之所由出也首二句蒙上章而言禮制外以養中其事收歛檢束故減樂由中而達外其情發揚暢達故盈此禮樂之體段然也禮主于減其體嚴矣然必本乎從容不迫者以進行之進則禮皆出于自然而可觀矣是以進爲文也樂主于盈其情和矣然必從乎優柔平中者以反抑之反

則情皆樂而有節而可法矣是以反爲文也禮減而不進則節文似以强人而情意沮索樂盈而不反則聲色只以道欲而法度放弛故禮非一於減者也禮中皆自然之理有以濟其減者矣樂非一於盈者也禮自有當然之節有以反其盈者矣禮有報樂有反要存乎人之自得焉由進行者久之而得其自然之理别于禮無强勉之勞而有循理之樂自反抑而安之而合乎當然之則則其樂皆天理之安而無人欲之危蓋禮之報即樂而樂之反即禮分之則有二體其本則只一原猶陰陽之循環無端焉故曰其義一也夫禮樂本于天理初未

嘗有過不及之偏而或放或銷則行禮樂之弊非禮樂之病也然則先王之作樂豈所以縱欲而制禮豈所以强人哉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樂者動于內一節爲第二十九章

耐與能同不爲道言無以引之于正也亂者情之流而不反也聲即歌雅頌之聲和而有節故不流文即雅頌之辭論講其義也不息不窮也曲婉歌也直徑出也繁合樂也瘠弦誦也廉者聲之峭厲也肉者音之圓滿也歌之範圍曰節前後相續曰奏方猶道也宗廟主乎敬鄉里主乎順閨門主乎親審一以定和審其雅頌之體

各從一體以定其音之淸濁高下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比之樂器以飾其音節也天地之命言天之所賦于人者中者未發之性和者中節之情中和之紀言爲性情之範圍也此章承上章而言樂之反也○樂者性情之德其致曰中和而已禮者事物之道其本曰敬義而已然其中不偏則自無不敬敬以直內則所以致中發皆中節則無適非義義以方外則所以致和中者情之本而情之中節卽禮義者禮之實而利物之和卽樂禮樂本不相離而又何待于相資爲用哉此也多以禮樂對言至上章而合之葢其意本只論樂舊說每屑屑爲

分配則非也自夫樂者樂也至不能免也爲第三十章

儕類也喜則足以和天下怒則足以威天下所謂得其儕也此章不言禮而末云禮樂可謂盛者禮樂征伐者天子出正禮之大者也此復合政刑言之以結言首章末節之意先王之所以飾喜一節爲第三十一章

樂師名乙詩以理情性故因其性情之所近與其所偏而聲歌各有所宜也寬靜柔正者或失則疎頌正大而縝栗所以輔其靜正而濟其寬柔也廣大疎達而靜信者或失則簡大雅和正而篤敬所以輔其靜信而濟其廣大疎達也恭儉好禮者或失則拘小雅恭和而寬厚

所以輔其好禮而濟其恭儉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或失則矜風婉正而溫厚所以輔其靜謙而濟其廉直也肆亦寬弛意肆直而慈愛者失則寡斷商臨事而屢斷所以濟其慈愛也溫良而能斷者失則徑行齊見利而讓所以輔其溫良而濟其能斷也直自之也直己者正己之情也陳當作成謂成其德也或曰敷陳其德也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德成于己而天地應之自然之效也

疏曰商人謂宋人也宋音齊音已無可考陳雲莊曰保猶安也言安于勇安于義而不移也如抗以漸而舉也如隊以漸而下也曲聲之轉換處也如折欲其便而不

滯也如藁木屹然之意也倨方曲句圓曲也端兩聲相續前後之端也如貫珠相續不絕也說之感于物而動也因上文而言歌之方亦優柔平中之一端而平氣體和養性情之一事也自子貢見師乙至章爲第三十二章

篇中統言樂而此章專言聲詩蓋被之八音則樂也不被以八音則聲詩而已樂本于心性效法天地行于鬼神主于德行故內之可以修己推之可以均和天下然其實則聲詩爲之體也詩足以理性情故此章引詩之亦以補篇中之所未詳而指示詳明其言愈淺近而示人愈深切矣今之樂經雖不槪見而詩

則尙存好古者苟有直己成德之志乎則由此章而進求之詩涵泳沾濡以平德性其去樂也應不遠矣

樂記凡三十二章始言樂本于人心而制作盡于先王樂本人心故觀樂可以知政先王正己以正人故制作倂乎天地次言樂本于德而詳言脩己治人之事末終于君子之自脩焉也

或問所謂樂與中庸相表裏者其旨可得聞乎曰和而有序天之命也有感而動人之性也有報有反性之道也致以治心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致以治躬必愼其獨也制作明備修道之教也移風易俗

而官天地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矣格致者知此者也誠意者誠此也正修者敬此也一家興于禮樂而家齊矣一國興于禮樂而國治矣禮樂曁于天下而天下平矣四子之書百王之教其致一也

問聲相應故生變陳註謂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而子說不然何與曰辭意相應而有清濁高下則是成方矣且下文具言感應之變正與此句相爲發明故知此言應者應物之感也變者感之不同而應亦以異也變成方各隨其變而成方也夫上言感于物而此言聲相應一感一應其說明矣陳註誤也曰樂喜

敬愛其感應之正者與哀怒其感應之不正者與曰不然當哀而哀當怒而怒哀而不傷怒而不憤正也如欲動情勝則愛敬亦淫也此泛言感應之道未及乎淫正之辨也

問政者上之感而音者下之應此所謂慎感與曰固也然上章言禮樂政刑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則言審音以啓下二章察治亂之端又所以責之君身而以爲禮樂政刑之本但其言引而未發耳葢禮樂者感正之具而審音以在治忽者慎感之本也曰音非卽樂已與曰非也凡發于人者皆謂聲音先王正之而後謂樂凡諧

以八音而舞以干羽者皆謂之樂然未必盡合于正則非先王之所謂樂也

問五聲之象劉氏以先後淸濁爲序次而子以五行之德分配其象劉氏謂十二律皆可爲君但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其下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以迭殺爲不亂而以過宮爲相陵也子則云姦律爲亂犯宮爲陵其不同有說乎曰第以淸濁列次序不見君臣民事物之象必以五行之德徵之而後其象始著耳此劉氏之說固非有失而理未精也其以迭殺爲不亂

而以過宮爲相卽則固未知樂也樂如鐘磬之屬有中
聲有淸聲故迭降者得以淸聲使無踰尊若管簫塤篪
之屬則有中而無淸其有商過宮者亦得以正聲應之
非相陵之謂矣且只以迭降爲不亂則亦何難之有殊
不知音律之間差以毫釐則五聲盡亂如黃鐘一律稍
平之則入應鐘稍淸之則入大呂卽使平不及應鐘淸
不及大呂而稍淸稍平之間亦以失本律之正其難于
恰好殆非尋常耳力之所能及猶所謂中庸之鮮能也
失本律之正故曰姦律犯他宮之律則曰陵宮聲音怗
懘皆職此矣劉氏葢未之知也曰此所謂五者不亂第

指音言與抑以君臣民事物言與曰言音

問第五章之說曰方註無關大義應氏劉氏之說語而未詳 敍之說自得記意

問率性之謂道而今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好惡情也亦即道也有節乃道無節則欲故好善惡惡道也而好妍惡醜亦不可謂非道也惟其無節則好妍惡醜亂也而好善惡惡亦有適以亂者焉蓋其端未有不中節者而其流乃以滋亂故率性謂道而修道之爲要也夫無節貴乎反躬能反躬則有節矣是可見道之不待外求也曰記曰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矣子朋曰樂以合情禮以飾貌則無流離之失抑又何也曰樂勝非樂禮勝非禮也若禮樂則安得而有流離之失哉曰子言禮義立所以庸禮樂文同所以惇典夫惇典之與庸禮何異也曰惇典所謂肫肫其仁也曰應氏謂此章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父子之親之上如此此則文義尤順而子不從其說何也曰劉氏之義爲長

問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何也曰此非言以禮樂享鬼神亦非必法鬼神以作禮樂只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樂亦體物而不可遺禮樂鬼神直

是合一也神中有鬼鬼中有神樂不離禮禮不離樂亦非判然二物曰禮不可遺樂似有遺時如喪昏不樂何樂曰樂發乎情哀樂雖不同然發乎情處則亦皆樂之屬以哭泣擗踊爲亦樂焉可也

問論倫無患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也倫者律呂之音也辭足論而音有倫故和而無患害子說不然何也曰劉氏因第三十一章有其文足論而不息之語遂以雅頌之文釋此論字之義但如劉解則論倫無患其義深晦且第以文辭律呂言和亦對下莊敬恭順不過如被所解自平易而有實味曰干戚之舞非備樂陳註以爲

武之不如韶執亨而祀非達禮陳註以爲今不如古子說不然何也曰陳說殊非記意且以執亨不如血腥其說尤不可夫上文云功大者樂備武王之功豈猶不大而顧曰非備樂若以血腥爲愈于執亨則是老子棘子成之論矣上章曰事與時並記者何爲而或爲反古之說也哉記者之意亦第謂禮樂之情質固不在干戚執亨之迹者耳豈爲韶武古今論優劣邪故不從其說

問率神居鬼之義曰此亦但以性情氣象言卻是如此卻又深求不得

問天尊地卑一章劉註陳註似皆精確子不從其說何

也曰此章雲莊之註略本朱子本義然此章之與易繫辭雖同而意自異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此章凡上半截皆就天地現成說下半截略見則效意猶易卦之取象相類猶云天地是現成的君臣卑高是現成的貴賤陰陽是現成的小大方物有現成的性命是在天成別之象在地成別之形便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方以類聚方字朱子亦訓道術但易繫言吉凶生則方字自以道術言此云性命不同則方字當以所處言如陳註所云卻又說到人事當然上來俱與上天尊地卑數句不相似了蓋此是指示口氣多就現成說

箇影子也未成象成形二句比易繫少變化見矣一句故當以此二句總上數項與易解亦別陳註都填入效法意俱太早也劉說又膚廓些又舊註多糾纏如裁說自直爽

問天地相盪劉註亦謂其氣之播蕩子獨云以形相蕩何也曰天地之氣只是陰陽若以氣言則是與陰陽相摩句重複也天繞地左旋自有相蕩之象又上齊下降是上下相交陰陽相摩是循環相推天地相蕩是對峙相切須分三項

問化不時一章以就人事言子以上句屬天言下句屬

人言則是在天言和在人又只言別也曰此互文耳化不時只可言天若言禮樂則下不得不生二字且序和本非判然二事

問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章應氏劉氏之說何如曰此章明點出禮樂字面而劉氏卻又只言天地故理是而言膚應註亦未深著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句予以深厚配陰陽鬼神于厚字似未切貼何如曰窮高遠只是至大無外測深厚只是入小無間故且如此分配曰或人之說何如曰其意甚佳然此意已在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句內禮樂云三字只如舊解

問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然否曰石梁王氏辨記之譌多有當者此節記卻無庸議記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玩一始字亦謂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非夔之制樂專爲賞諸侯也曰盡矣二字疏言于人事盡極何如曰此意殊不瑩未知其美之而曰盡抑嫌其太盡也大約只是明備之意爲是

問十五章之說曰舊註于寒暑風雨不見取喻深意秋說較切

問豢豕爲酒章文多言禮而插入數樂字語意不倫何也曰壹獻之禮亦必有樂如鄉飲酒可見故不言樂而

樂自在內又大禍必有禮以樂之則此禮字內亦包有樂字古人庸有舉一偏言者不必盡泥字面也此章只以申節事時教之意

問民有血氣章子解心術爲心之德何也曰德有吉有凶非必善也曰志微噍殺以下舊註皆謂聽其音之作而知其民之憂樂則前與首章其哀心感者六段一例而上與心術形焉相應子解不然何與曰志微噍殺六段言音之感人所謂應感起物而動也且其條目雖與首章相似然首章其字者字其字語氣自是有其情因有其音如舊解也此章曰某音作而民云云則而字一

轉順下語氣實與首章不同且此章與下章大指皆言

音之感人故音作者卽感起于物也憂樂勇敬愛淫卽

心術之形也其與首章之意不同明矣凡此皆以意逆

志豈敍之敢爲異同哉問本之情性一節其解之異同

何也曰舊註性字則指血氣心知之性此知覺運動而

已不足以當樂之本也夫血氣心知亦自在性字内但

此性字宜以理言較深闊耳舊註禮義二字以貴賤隆

殺言于樂旣無所指而以清濁高下言則又狹而不切

葢此禮字乃性中自然之節文非先王之制作而義者

性中栽制節文之宜也禮義亦性情之德但性情以本

言義禮稍涉于用禮義在事而性在心耳禮義是防閑
性情的本不必貼律吕音樂上說而其實樂卻離不得
禮義一離禮義則情欲流蕩而其音無以感人于正也
度數正便合生氣之和葢灰飛應月得天地之和固未
有如律吕者也禮義立則由五常之行葢禮密則理全
義精則知深而信亦在其中矣舊註將上下轉作兩層
艮由將度數看得太小將禮義看太向外故耳至舊註
以陰陽分屬生氣之和以剛柔分屬五常之行則猶爲
無所著落其意葢以剛柔屬德行說則本文元有二氣
字是妄可以分屬也不知陰陽剛柔四句總只是生氣

之和未說到五常之行上也四暢交于中是和氣爲樂
之體亦即人性情之體但此但貼樂言卻不是論性情
發作于外安其位而不相奪是言音由和氣而發于外
便和淡中正而無急微噍殺流辟邪散等音此固本于
中氣之和而亦由有禮義以爲之閑制而涵養之也曰
樂安其位而不相奪何與禮義得不以禮義爲音之清
濁高下與曰不然此須看得融徹如義之于君臣仁之
于父子禮之于賓主知之于賢者皆可謂禮義便是五
常之行今如君臣主義便有莊誠之音父子主恩便有
和柔之音夫婦有別而音不滌濫至于喜怒哀樂發于

音聲皆可謂樂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喜而歌當怒而罵喜而不濫怒而不暴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便亦是樂之各安其位而不相奪所謂止乎禮義所謂中節之和皆是也度數與禮義本是兩項度數在樂中禮義在樂外然禮樂不貼樂而卻能成樂樂又不可以無禮義惟有度數又有禮義然後樂和而節此不只在音律上見卻在性情上見也音律亦性情中自然默合的此理尤微不可以滑突看過曰舊註廣其節奏謂增益學者之所習省其文采謂使聲之和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非與曰節奏如歌之節此最易解文采只猶言文辭舊解

何太委曲也曰大小之稱終始之序若觀下第十九章云云則解自當如舊子解又不同何如曰此字之偶同耳解何必同也十九章曰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夫相成相生則自是指聲音言此於稽度數制禮義合生氣道五常安位不奪有節奏有文辭之後而曰律小大之稱此終始之序又繼之曰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則可見須說得廣闊不只指聲音也以象事行句舊註謂卽如宮爲君五者于理固亦可通然于行字之解終未安此節然後以上言先王作樂之本然後以下言先王推樂之用先王制樂之用無事

不在樂中固不但五聲之比象而已也前十四章言夔之作樂以賞諸侯後二十七章備論武樂其象事行之旨皆可以互參而想象矣大抵舊解于他章每大膚廓于此章卻又太窄狹也曰形見于樂非即心術形焉之謂乎曰不然前曰心術形焉情以音感而生也此曰理形于樂理義以樂而著也豈可以一字之同而牽合之也哉且此節所言之樂乃先王制作以教人之樂盡美而盡善者故曰以繩德厚朱子所謂養人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者也若宫君商臣則樂中自具之象非先王制作而後有此也先王之樂于理自無不包

舊註于人倫之理不硬加其得失三字以爲註腳夫所謂失者則必其宮荒商陂之類也夫宮荒商陂則依舊是未和未節之樂豈先王制作合生氣道五常以繩德厚者而猶或有此哉此其于本文之剌謬者也樂觀其深觀字讀言換反言先王之樂爲人觀法非如舊註言以樂觀理之得失也此章正是先王慎感而樂以和聲之事也

問慢易以犯節二句陳註承禮慝言然乎曰玩語氣只言樂淫不必承禮慝此章禮慝二字只帶言不必用對樂說又禮慝是與上章制之禮義相反也曰感條暢之

氣感字或說作感陳註言感傷乎皆不從何也曰此感字正即上章應感起物而動之感字只淺易解意味自深不必如舊說

或問類訓善何也曰天之生人其性本善故不善者曰不肖不類其善者曰肖曰類也故類可訓善曰方氏淸明以聲言周還以節言子云淸明者樂之氣象周還者舞之容何也曰淸明對廣大言可知是氣象猶中庸所謂高明也周還若以節言便不象風雨曰應氏之說何如曰未嘗不是而見解不甚明白解百度一句尤膚廓無當曰子云反情和志爲比類成行之本何也曰情流

志乖則善惡且不能辨何以能比類成行故朱子曰居
敬以立其本
問氣盛化神句劉氏以天地言何也曰氣盛化神只是
言樂觧樂記者每止言心之感而發于聲卻不及樂之
能轉而感人故文意每有滯澀處此化神二字言樂之
感人速也
問二十一章陳註何如曰意是而理解尙淺葢此章申
言奮至德之光也陳氏未見得此意
問所謂大輅者一節舊註以爲報禮之事不可通與曰
此干報情反始意無所發明文意亦終不類故當從石

梁王氏

問窮本知變著誠去僞劉註亦精辨而子不用其說何也曰劉氏初看似精微然太葛纏而費辭說細看于禮樂亦不親切此程子所謂隔壁聽也至雲莊解凝字則甚好

問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鄭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德夫漢儒所謂三德其目如何曰葢周禮所謂至德敏德孝德也然則以三德訓德亦可曰何謂也曰至德卽中和也敏德卽祗庸也孝德卽孝友也曰何謂也曰至德知也孝德仁也敏德勇也得于天者謂

之德性情是也筦而攝之謂之心推而行之謂之事力而赴之謂之功盡心知性而存養之至德之謂也務本守約而博施之孝德之謂也終始如一而益勵之敏德之謂也曰然則何與于禮樂曰禮樂所以養人心性而敦倫勵行焉者也曰安知非洪範之三德也曰彼以政言然要之變化氣質其貫一也

問民有德而五穀昌則民旣有德矣又曰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何也曰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夫所謂有道者秉彝之良也然非聖人之教則其道或幾乎息也曰齊音敖

辟陳註謂倨肆偏辟而子云驕肆務外何也曰務外之謂辟猶舊論所謂便辟也予觀齊風而得之曰莫其德音一節嚴解非乎曰朱子詩傳解此章實本左傳然嚴說亦相表裏但多拖沓

問賓牟賈章病不得衆舊註謂武王伐紂憂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子說備戒已久而後伐商又引即位十三年以實之其不用舊註何也曰武成曰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矢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興則是甲子昧爽非有鳴鼓戒衆久而後戰

之事也且備戒已久在未舞之先以後出列尚有久立于綴一節孔子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豈其先已象將戰時事而後復象諸侯未至時事者哉又自後始而北出至再成而後象滅商也備戒之久必非久而後戰其次序亦可見矣聖人作事因時而動量力而行豈有至將戰之時而猶病不得眾者哉此綴之所以不用舊註也曰聲淫及商舊解皆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而子獨用或說何也曰以淫訓貪義已未安謂辭之貪商則武詩無其辭謂聲之貪商則聲何以辨其貪商也惟以商爲宮商之商以淫爲音之淫液其說最爲明顯

不必疑也曰遲之遲而又久舊註云備戒已久遲也久立于綴遲而又久也今子曰遲待也果何義乎曰遲之之遲當去聲則訓待曰復綴以崇天子則旣聞命矣行商容而復其位舊解云所謂式商容閭不亦可徵乎曰于行字之訓未安且上有使之二字則當是使人行訪之也

問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四句陳雲莊皆以屬致禮治躬事其誤之甚乎曰此恐分節偶誤耳若以致禮治躬二句爲一節而綴陳註于下則自無誤不然雲莊不如是之謬也

問禮減樂盈章馬註劉註相似而稍異子意似從劉氏然亦略有異同其詳何如曰說皆可通但馬說七介三辭三讓諸事依舊是減不是進也所引進旅退旅以解反字亦太淺劉說甚諦但似未暢如紱說似較簡易而暢也

問樂者樂也章方氏劉氏之說何如曰劉氏于其文足論而不息以不怠息訓之文義未安不若方氏以不窮訓之爲順方氏于聲文添入道理分屬其云聲足樂者樂其道已是蛇足至于解曲直以下八字其分貼猶出勉强故略從劉氏曰審一以定和應氏云一者心也心

一而所應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云云義似精深子說從劉氏何也曰讀書豈在一味求深深言而不當孰若淺言而當也且如應說則宜曰守一不當曰審一矣曰劉氏云樂在宗廟之中一節言樂以和禮聽其雅頌之聲一節言禮之節樂子又不用其說何也曰二節都只是言樂不曾言禮章意只言樂之有反耳不必强分也

問子解樂記與前人註疏意旨端的又別何也曰敔解樂記只如解中庸法又如解周易法所以意自見得別

此冊本當以樂記本文分章分節而綴敔章句于本章本節之下則更見明白但一時順手寫來未及訂

正

通書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通書禮樂章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焉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通書樂上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中篇）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章○朱子本註見性理全書此未能備錄也）

問樂陽禮陰則當樂先禮後而周子之論必先禮後樂

何與曰天地之先陰抱陽也天地之後陽分陰也物理先靜而後動故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不曰樂禮而曰禮樂周子曰主靜立人極皆此義也冬至始于冬元起乎貞故禮定而樂興周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朱子曰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于漫者樂記言先王作樂亦必曰制之義禮此皆相爲表裏禮只是理樂只是和然理和亦未便是禮樂只禮樂之實如此未說到制作也究竟有理便和和至自然有理不和之理非理無理之和非和陰陽一太極也禮樂亦

無先後此就樂論故曰各得其理而後和若論禮則有子又曰禮之用和爲貴荀子曰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矣葢禮本于樂樂本于禮此又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陰陽互藏其宅也故曰陰陽之道不爲典要

或問聖王制作果必先禮而後樂歟曰禮法不定則民志不定上下無序和氣何自而生雖有伶倫后夔律呂未易定也夫樂者天地之和氣也而必人以和氣召之樂記云紀綱既立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與周子此章之意一揆制作之序固然也然禮樂皆本君身君能比類成行三綱九疇之極立則禮可達

於天下君能反情和志則沖瀞和平之氣備而樂可興焉斯又其禮樂之大本也曰然則必禮無不達而後能興樂與是民有未知禮者則樂其終廢與曰非必然也樂是人性情中流出的陽倡陰和故有是情則有是理樂本不在禮後但禮却零碎與便一滚流露故禮有欠闕樂的意思不便見必到那禮盡的地位而後見得太和其實事物有一分理便自具一分和和處便隱然是樂也樂是禮的根苗禮是樂的骨子然必禮定而後樂興亦猶道立天地先用顯天地後也又比如大學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其序固自如此苟必待知無

不至而後方去誠意豈其于理倘有未知則不須去誠意哉葢知得一分便行得一分知行固有並進之功矣然究竟知有未至則意終不能誠非不能誠也于知之一分錯處便是行之一分不是處也禮之與樂亦若是耳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已便是樂聖人作樂只是因那自然的以律管測識出來而被之八音耳原非必至作樂而後樂與也曰既已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則是郅治之世矣雖不作樂未嘗無樂然則聖人又何爲而必作樂也曰書不云乎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
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夫勞來匡直者
輔翼之道也又從而振德之即作樂之事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人之情也是故始于治者終之以亂聖
王懼民之終于亂也故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
之情使其澹且和者曰感于人之心耳以養其性情涵
其固有之善而不使其有致于壞焉則樂教之所由興
其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噫使先王之禮樂而
至今存焉則烏睹世數之日衰也哉曰樂何謂澹曰此
如琴與琵琶其致易辨也然今之琴操又非古所謂澹

矣曰何取于澹也曰澹者和之體也不傷則和不淫則澹淸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先王之作樂非以致耳目之欲也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曰古之論樂者皆尙先王而黜世俗若子夏之對濂溪之論亦旣不啻痛哭以言之矣然而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是則何說與曰然是固言之矣樂記不云乎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是禮樂之本也周子曰人倫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又曰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夫則自專其欲百

姓疾首蹙頞其不能以作樂也明矣醫氏之言曰或則治其本或則治其標孟氏之言夫將借其所嗜者制爲藥餌而治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本之未正雖日舞韶夏于前何益于治故曰不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于頖備樂樂則古也而人已非矣使孟子見用于齊齊王不專其樂以與王業則復古先王之禮樂而無所廢墜者非孟子其誰氏也言固有時而婉辭謬而用中者也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日舞韶夏于前無益于治若是乎古樂之無補于世也曰德者教之本也禮樂者教之具也有其本無其具是

謂徒善有其具無其本是謂徒法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禮樂備而周隆禮樂廢而周熄自漢以下不能及遠故後世之人才不逮于古禮樂之裨治也明矣若之何其廢禮樂也孔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之氣質有明有蔽舉天下而甄陶之聖王之治其有不率堯舜猶病故虞書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聖王以禮樂教民而猶有否者則若之何其更廢禮樂也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此之謂也

問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則生氣之和已具又何事于必

稽度數制律呂而後能合之也律呂既定則生氣之和宜至今在在矣何以神祇之格鳥獸之馴不再見也樂其在律呂與其不在律呂與因違天德者爲能合天合天則知天下爲者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其固由而不知也是故稽度數而合生氣之和者聖人之事也聖人祭之而天下皆可能之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也逮夫聖人道衰則太和息太和息而生氣乖生氣乖則百度廢百度廢而律呂差夫亦若有使之爲者斯古樂之所以不復也夫生氣之和初豈嘗熄而德度自不足以合之故樂非律呂無與用也人之失度

則律呂其任受咎哉曰然則樂之興也要在德矣覗近之德實難古若而子之論樂每惓惓于度數謂求之度數而古樂從可復焉不其末哉曰考古据今析文辨度儒者之事也道德齊禮以合太和天子之治也野人獻言君子擇焉亦治之則也諺曰筮得數大人卜筮得言大人占余猶筮也得不審之數哉詩書易禮皆虛車也抑余聞之和在身審吾音身雖有涯感于吾家吾有志焉而未逮也

閭綱正疇敘政善民安太和咸若此時之風俗可知也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

易何也曰政所以教其行也禮所以防其外也樂所以
養其中也故禮達而民德立樂興而民德成禮定則民
不爭所謂太和樂興而民忘于善矣民忘于善善之至
也聲淡而聽心平聲足樂而不流也辭善而歌者慕辭
足論而不息也不流不息所以涵濡于善而使之忘也
邪穢淨而渣滓融此之謂風移而俗易也先王之教豈
淺然而謂足哉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風移
俗易之謂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教之至也

樂經或問卷之二終